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

Hummingbird
CLASSICS
蜂鸟文丛

沉睡的人

Un homme qui dort

〔法〕 乔治·佩雷克 / 著

李玉民 / 译



Hummingbird
CLASSICS
蜂鸟文丛



Beel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

沉睡的人

〔法〕乔治·佩雷克 / 著

李玉民 / 译

Un homme qui dort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7-2970

Georges Perec

Un homme qui dort

© Éditions DENOËL, 1967

This edition is arranged through Dakai agency Limite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People's Literature

Publishing House, 2017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沉睡的人/(法)乔治·佩雷克著;李玉民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(蜂鸟文丛)

ISBN 978-7-02-012511-1

I. ①沉… II. ①乔…②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40827 号

责任编辑 刘彦
装帧设计 刘静
责任印制 徐冉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数 60 千字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
印张 4.25 插页 4
印数 1-6000
版次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978-7-02-012511-1
定价 25.00 元

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

H
ummingbird
CLASSICS
蜂鸟文丛

乔治·佩雷克 (1936—1982)

法国当代先锋小说家，主要作品包括《物：60年代纪事》《W 或童年记忆》《生活使用说明》等。1967年加入文学实验团体“潜在文学工场”，对作品加以形式、文学或数学上的种种限制，形成独特的叙事风格。

《沉睡的人》出版于1967年，是乔治·佩雷克的第三部小说。作者使用第二人称，直接与主人公对话，用诗意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大学生把自己封闭起来，逐渐沉浸在麻木和无谓之中，最终彻底遁世的经过。



乔治·佩雷克
Georges Perec

出版说明

二十世纪,世界文坛流派纷呈,大师辈出。为将百年间的重要外国作家进行梳理,使读者了解其作品,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“蜂鸟文丛——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”系列图书。

以“蜂鸟”命名,意在说明“文丛”中每本书犹如美丽的蜂鸟,身形虽小,羽翼却鲜艳夺目;篇幅虽短,文学价值却不逊鸿篇巨制。在时间乃至个人阅读体验“碎片化”之今日,这一只只迎面而来的“小鸟”,定能给读者带来一缕清风,一丝甘甜。

这里既有国内读者耳熟能详的大师,也有曾在世界文坛上留下深刻烙印、在我国译介较少的名家。书中附有作者生平简历和主要作品表。期冀读者能择其所爱,找到相关作品深度阅读。

“丛书”将分辑陆续推出，“蜂鸟”将一只只飞来。愿读者诸君，在外国文学的花海中，与“蜂鸟”相伴，共同采集滋养我们生命的花蜜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二〇一六年一月

巨眼定睛看着你(代译序)

标题挺吓人的。不过,我只是想一开始就弄清,通篇以“你”称呼小说主人公的叙述者是谁,何以这么知根知底,讲得这么透彻,口气又这么硬,如果不是武断的话:“你必须忘掉希望,进取,成功,坚持。”这里引的是最短的、冲击力又不是最强的句子。至于冲击力,应是这部小说语言的一大特点,读者自会感同身受,强烈地体会到,就无须笔者多说了。

这个无时不在、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是谁,想必精明的读者不难猜出来,且看这样一段叙述:

你不动弹。你不必动地方。另一个,一个酷似你的人,一个做事一丝不苟的鬼影替身,也许代替你一件一件,做出你不再做的举动:他起床,洗漱,刮胡子,穿衣服,出门去了。你放了手,就让他连蹦带跳地下楼,在街上跑

起来，飞身追上公共汽车，及时赶到，在教室门口气喘吁吁，却得意扬扬。“普通社会学高等教育证书”。第一场笔试。

真有点意思，在叙述者的口中，又出现第三者，“一个酷似你的人”“鬼影替身”，虚拟式地替代你这个缺席者，“他起床，洗漱……”赶到考场，参加了“普通社会学高等教育证书”的“第一场笔试”。这一小段文字中，同时存在三种人称：有叙述者隐去的“我”，受述者“你”，以及虚拟行动者“他”。三者看似身份明确，扮演着各自的角色，然而细究起来，除了主人公，不可能存在实有的叙述者、另一个实有的行动者：一实二虚，实为同一者。这个不现身的叙述者“我”，显然是主人公设定好的，是一个“超我”，是主人公的一个内视无所不知、外察无所不晓，超然而又超能量的自我。这样一个超我的叙述者，既能从细部，又能从整体，既能从精神层面（如梦境），又能从行为层面（包括不作为），感知、窥见、实录，并且无一遗漏地讲述主人公人生“面具掉了”之后所发生的匪夷所思的变异。超我的叙述者，以主人公外化的独立体存在，不受任何限制，就能预期地超越主人

公自述的一切障碍，让我们读到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性格突然惊人的裂变、亦梦亦幻的幽微玄妙的人生轨迹。

有什么东西正在破碎，什么东西已经破碎。你感觉不到了——怎么说呢？——感觉不到依托了：有什么东西，你曾觉得，现在还觉得，直到这一刻，一直在鼓舞你，让你的心里热乎乎的，感到自己的存在，几乎感到自身的重要性，感受着加入了、沐浴在这个世界里，而这种东西，你开始缺失了。

走在人生路上，难说到什么关头，也不知哪根神经受了刺激，每个青年都或重或轻，或长或短地经历这种丧失“依托”，没了生活目标的阶段，陷入孤独自闭的状态。如同这部小说的不知姓名，或者换成什么姓名都可以的主人公：“有时，你走一个通宵；有时，你睡一白天觉……你成为一个游手好闲的人，一个梦游者，一只牡蛎……你觉得天生不适于生活，不适于行动，不可造就；你只想这么活下去，只想等待并忘却。”尤其应当强调的是，他不去考试，并不是一种蓄意的行为：考试前

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不料事到临头，连想也不想就放弃了，只是觉得“有什么不对头”。

“有什么不对头”，这种模糊的念头一旦产生，就仿佛撬动了杠杆，其传导力无法估量，思想随之翻转，失去了平衡，原先的一切立时停顿。他没有丢弃任何东西，也没有拒绝任何东西，就是停止前进了，看不出自己再走远些有什么用。本来，他是个“乖孩子，好学生，率直的伙伴，经历四平八稳，令人放心，成长、成熟的这些标记很明显……”

然而，在你这种经历的掩饰下，在这些标记的掩饰下，就好像奔跑着另一条命脉，始终伴随着，又始终相距遥远，正是这条命脉，现在织起你找回生活的熟识的网，你逃避生活的空白背景，再现的记忆，揭示出的这种真相，如此长期延续的这种放弃，要沉静下来的这种呼唤，无不带有水印的图像，毫无生气而不清晰的图像，过度曝光的照片，几乎全白了，几乎死掉了，几乎变成化石了……

人生无非有两条命脉：一条是家庭（社会）的

安排,一条是天性的发展。社会越进步,越现代化,头一条命脉就越发粗壮,而天性的命脉也就渐趋细弱,这也正是这部小说主人公前四分之一世纪的经历:“你还没有怎么生活,可是,一切都已经确定,都已经结束了。你不过二十五岁,然而,你的人生之路完全规划好了……”他那尚未经历的一生的经历,都规划得清清楚楚。如同一次有组织的旅行,安排得十分周全,一切都预料到了,就连他的死也准备就绪,“拖你沉下去的铁球早已铸好”,为他送殡的哭丧女人也已指定。

是的,走上这样一条人生之路,既省心又省力,甚至不必努力,用不了几年就能当上“中层干部”,成为“好丈夫,好父亲,好公民”,就像青蛙那样,一跳一跳爬上社会成功的阶梯。一些渴望也不难得到满足:想当“知名人士”,可以量体裁剪,也可以授予勋章,还可以显示有教养,每天花上几小时闲暇时间,“在你的音未调准的钢琴上,屠戮一些丝毫没有伤害过你的奏鸣曲”,再不然,就是躺在摇椅上,“抽着烟斗,反复自语生活自有妙趣”。

天性的命脉,虽然始终伴随着,却人为地相隔

遥远,而且受到掩蔽,由于长期弃置,成为“空白背景”,如同“过度曝光的照片,几乎全白了”,而记忆中的形象偶尔再现,也“几乎死掉了,几乎变成化石了”。

然而,说不上哪一天,你恍若听见另一条命脉微弱的呼唤,猛然间有所悟,觉出有什么不对头,说穿了,“你不懂生活,永远也不会生活”。不言而喻,就是指不懂天性命脉导引的生活,譬如树的生活:

你面对一棵树,似乎可以度过你的一生,不能穷尽,参悟不透,因为你没有什么要弄明白,仅仅是要注视:关于这棵树,你所能讲的一切,归根结底,也无非这是一棵树;而这棵树对你所能讲的一切,也无非它是一棵树,有树根,还有树干、枝丫、叶子。你不能期待别种真话。这棵树没有什么道义要向你推许,也没有什么信息向你传递……树木……不会向你提出任何要求。你可以当狗的上帝,猫的上帝,穷人的上帝,只需一条绳索,会点哄骗,有点钱财,但你绝不能成为树的主人。你用尽浑身解数,也只能情愿自己变成树。

说得多么深入浅出,这样的生活逻辑,现代人又能有多少理解得透呢? 遑论会过上这样的生活! 不过,这段话形象奇异,与论述的思想跨度大,而且过于凝练,其间省去不少逻辑的环节,不怀着平和的心态,排除种种成见,多看几遍,反复琢磨,实难吃透这段话多层次的内涵。如果比较下一段,对占主流地位的命脉的描述,大概就容易理解多了:

并不是说你鄙视人,你为何要鄙视人呢? 你为何要鄙视自己呢? 人类的这种属性,如果不附加上这种难以忍受的喧闹,那就好了! 在动物界中跨越的这微不足道的几小步,如果不付出这种代价,要无休无止地消化词语、计划、重大启程,那就好啦! 然而,这种代价太高了,只为了对生拇指,为了直立姿势,为了双肩上的这颗头不完美的转动:生活这个锅炉、火炉、烤架,数不胜数的督促、激励、忠告、兴奋、失望,陷入层出不穷的种种限制当中,这台永恒机器,制造,粉碎,吞噬,战胜各种阴谋诡计,周而复始,毫不间断,这种温和的恐怖,要掌控你这微不足道的生存的每一

天,每一时刻!

这是人的社会命脉与天性命脉,在作者笔下的交锋,语言都同样犀利,同样凝练,突显了这部作品深度的讽刺性。例如上一段:“你可以当狗的上帝,猫的上帝,穷人的上帝,只需一条绳索,会点哄骗,有点钱财,但你绝不能成为树的主人。”再如下一段:“……这台永恒机器,制造,粉碎,吞噬……这种温和的恐怖,要掌控你这微不足道的生存的每一天,每一时刻!”两段话相辅相成,殊途同归,主人公及时抽身了,再也不听从“善言规劝”,不想抓住任何机会,哪个篮子里也不放鸡蛋,从此倒行逆施,在人世这个巨大的拼图中,宁愿充当“缺失的那个板块”:

不再怀有任何意愿。等待,直到再也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……虚掷你的时光,摆脱任何计划、任何焦虑。内心无所渴望,无所怨恨,无所反抗。

随着流年轻度,你面前将是一种静止的生活,没有危机,没有混乱:毫不坎坷,也毫不失衡。一分钟接着一分钟,一小时接着一小

时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某种事情即将开始而永不完结:你的植物生命,你的失效生命。

逃离了社会拼图板的游戏,也就远离世事的纷争与烦恼,进入静止的生活状态,完成植物生命的退化,注销了社会人的生命。这种静止的生活,作者用了很长篇幅描绘,其力道前所未见,让人感到隐含更深的意蕴,但是又无从说起。总之,这是一种麻木不仁,近乎恒定状态,无始无终,仿佛“生活在无穷无尽之中”,无休无止地游荡,每天都进一步消失,趋向永远消失。这种麻木不仁也是一种“潮平状态”,看一切事物都不分等级,毫无偏好,目光投向什么随即又滑开,不辨美丑,“只捕捉到形状和光影的图景,不断地形成并分解,到处皆是……”这种光影图像的变幻,是作者热衷于描述的重中之重,其中的寓意各不相同,首先让人想到的是人生世事变幻无常,但这只是浮泛的印象。更深层的喻义,读者不妨发挥奇思异想,或许会有惊喜的识见。

生活这样无拘无束,自由自在;无所选择,也一无所求,甚至“不听而闻,不视而见”,一切都了然于胸。这种感觉,正如超我的叙述者所说: